



罗本岛的风

胡钰

提到南非，人们会想到什么呢？在2019年寒假带学生访问南非之前，我特意问了一些老师和学生，结果发现，大家提到最多的三个答案是：治安差、艾滋病与曼德拉。或许由于前两个标签给人的印象太强了，以至于到南非访问成了一种极具风险的行为。得知此行计划的老师多会好心地劝一句：何必带学生去那里呢？或提醒一句：注意安全啊！

访问期间，这三个标签成为我关心的问题。在数十次公务参访、会谈或日常聊天中，我总会提到这些问题，也得到了许多不同视角的回答。对于前两个问题，有两个简单清晰的回应给我印象深刻：

在南非访问期间，我们走访了约翰内斯堡公共安全局局长孙耀亨。孙局长容貌儒雅，谈吐平和。对于约翰内斯堡乃至整个南非的治安问题，他有一句回答很艺术：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

的地方就没事。

在南非访问期间，我们走访了中国驻南非大使林松添。对于南非的艾滋病问题，林大使给出了一个非常有趣而深刻的回答：你不惹它，它不惹你。

关于曼德拉，还未踏上南非的土地我们就感受到了。在出发前，我和同学们在北京的南非驻华大使馆拜访了南非驻华大使多拉娜·姆西曼（Dolana Msimang），其会议室就悬挂着巨幅曼德拉画像。在南非访问期间，政府机构、媒体、书店、机场、商场等地随处可见曼德拉的画像、语录和书籍，也听到了许多南非黑人、白人及在南非华人讲述他的故事和影响，深感曼德拉对于南非的特殊意义与精神领袖地位。但关于曼德拉的评价，得到的回应则复杂得多，似乎很难用一句话清晰地描述。后来，我在与同学们讨论时说道，看来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靠自己去发

掘，这种发掘的有效方式是走访历史人物的生活场景、阅读历史人物的文章谈话。为此，曾经关押曼德拉的罗本岛监狱成为此次南非访问的一个重要参观点。

罗本岛（Robben Island）是南大西洋上的一座小岛，面积5平方公里多，位于南非西开普省桌湾中，距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很近。从17世纪开始，罗本岛一直作为监狱与流放地，也曾隔离过麻风病人。1960年以后，罗本岛成为南非白人政府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先后关押过数千名黑人运动领袖和积极分子，其中最著名的犯人就是曼德拉。1964年，曼德拉被南非白人政府判处终身监禁，开始在罗本岛服刑，直至1982年才被转移到其它监狱，换言之，曼德拉在罗本岛上度过了18年的牢狱生活。

曼德拉是南非反对种族主义的领袖人物。中国人对种族主义的感受或许并不明显，但在大航

海时代以来的西方国家及其殖民地，种族主义有着根深蒂固的思想根源。在发现了新大陆、新世界后，欧洲人的中心感与优越感爆棚。曾写作《论美国的民主》的托克维尔就说过：“难道我们不能说欧洲人之于其他种族就像人类之于动物一样吗？”显然，民主与殖民在托克维尔那里并不矛盾，只是对象不同。从西方哲学史来看，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等级主义在西方近代文明进程中是与人文主义并行的，成为人文主义的另一个面孔。

上个世纪90年代，最后一批政治犯被从罗本岛上释放。1997年，这里成为对外开放的博物馆。1999年，罗本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遗产保护地”的称号，其理由是：“罗本岛承载了悲惨历史的鲜明记忆……罗本岛及岛上监狱标志了人类自由精神与反抗压迫民主精神的胜利。”

在南非访问期间，当地朋友曾建议不一定要去罗本岛参观。理由是岛上可看的東西不多，且海上颠簸、花费时间较长，但我考虑还是要去看看。因为，罗本岛已经成为南非的一段集体记忆，也成为外界观察南非的一扇清晰窗口。

从开普敦乘船到罗本岛大约不到一小时。大船上，上百名乘客坐得满满的，其中有黑人，也有许多白人和其他有色人种。



罗本岛上曾经关押曼德拉的牢房

当年的监狱建筑和犯人们劳动的采石场保持了原貌，前者粉刷一新，后者也收拾得很整齐。当我们经过采石场时，那雪白的石灰石发出刺眼的光亮，许多人要么闭上眼睛，要么戴上墨镜。遥想当年曼德拉等人在此劳作迎风流泪，其饱受折磨之状不由浮现眼前。

参观的重点是监狱牢房。从铁栅栏门外，可以清楚地看到牢房之小，宽度仅有两米左右。用曼德拉自己的话说：“我三步就能从牢房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当我躺下的时候，我的脚和头都能触及水泥墙。”牢房里设施很少，包括铺在地上的垫子、毯子、小桌和马桶，还有一个小小的窗口，可以看到一片小小的蓝天。1964年，46岁的曼德拉作为一名终身监禁的犯人进到这个牢房里，在

不知道终点的情况下“住”了下来。

曼德拉在监狱里有两件事令人印象很深。一是坚持锻炼。在如此狭小的牢房里，曼德拉坚持从周一到周四每天早晨跑步45分钟，做100个俯卧撑、200个仰卧起坐和其它体能训练。二是坚持学习。曼德拉在其自传中谈到罗本岛被认为是一座“大学”，囚犯们或互相学习，或自我学习，学习英语、南非荷兰语、艺术、地理、数学、历史以及马克思主义，“教学风格从本质上讲是苏格拉底式的，思想和理论通过主讲边问边答给大家讲得又深又透”。曼德拉在狱中给大家讲政治经济学，讲了从原始社会向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是当时人类经济生活最先进的阶段”。

曼德拉认为，“监狱是一个锻炼人的性格的大熔炉”，“英雄就是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仍然不屈服的男子汉”。显然，27年的监狱生活锤炼了曼德拉的性格，锻造出了一个南非乃至非洲的世界级英雄。在罗本岛我看到了曼德拉1966年在岛上狱中拍的一张照片，对比他1990年出狱第二天的照片，后者更加清瘦、坚定、沉稳，毫无疑问，后者更具时间与苦难锤炼出的厚重感和领袖气质。

此行到达南非时恰是2月11日，也正好是当年曼德拉出狱的日子。我告诉了同行的同学，这种不经意的巧合也让大家对参观罗本岛有了特殊的感受。

曼德拉出狱是当年轰动世界的大事情。当天在监狱门口聚集了来自全球的数百名摄影记者、摄像记者、新闻记者以及数千民众。《人民日报》在1990年2月12日国际版头条刊发了曼德拉获释的新闻：“南非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于今天下午4时许获释出狱，结束了27年的被监禁生活。”“4时19分，72岁的曼德拉和夫人手拉着手，健步走下汽车，向欢迎的人们挥手致意。当曼德拉和夫人出现在监狱大门外时，马路两旁欢迎的人群顿时沸腾起来。曼德拉夫妇对群众表示致意后回到汽车里，向离监狱35英里以外的开普敦驶去，准备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群众集会。欢迎的人群挥舞着非国大的

旗帜，目送曼德拉远去。”

配发的还有一条题为《前进了一步》的评论。文中提到：“几十年来，南非当局一直企图以残暴手段维护种族主义制度，但事与愿违。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等组织领导的反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遭到南非当局迫害、身陷囹圄的曼德拉成为南非黑人争取自由与平等斗争的象征。”

事实上，曼德拉离开监狱前往开普敦参加群众集会的路上，就有许多白人家庭全家人都站在路旁等候，甚至有的人举起右拳向曼德拉行非洲人国民大会礼，这让曼德拉非常吃惊，又备受鼓舞，以至于临时停车下来向一个白人家庭致谢。

曼德拉的故事和精神也感动了许多中国人。香港Beyond乐队主唱黄家驹特别创作歌曲《光辉岁月》以示敬意，歌词细腻深刻：“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据说曼德拉在得知歌词内容后，潸然泪下。

曼德拉的家在约翰内斯堡索韦托的奥兰多西8115号。出狱后第二天，他回到了这里。在曼德拉看来，只有住到这里，“我

才真正感到自己已经离开了监狱。对于我来说，8115号是我的人生世界的中心，是在我的精神地理中标有‘X’标记的地方”。

此次访问南非期间，我们很想去索韦托的曼德拉故居看看，但是，许多南非当地朋友建议不要去，因为那里的治安不好。直到见到了约翰内斯堡公共安全局孙局长，有了他的认可和支持，我们才如愿来到这里。

一大早到达，因为未到九点，故居还未开门，我和同学们就在门口等着。街上不时有黑人走过。由于之前听闻了许多索韦托恶性案件，男生们都站在外围，女生们站在内圈，且把脸朝向墙。有路过的黑人向我们打招呼时，大家也都以最“矜持”的方式回应，既不能不回应，又不敢大回应。我想，在1994年曼德拉成为新南非总统的25年后，一群来自中国的年轻人站在他的故居前依然有如此紧张的状态，一定是他不想看到的。但或许，这也是他力不从心、力所不能及的。

这座曼德拉故居的确很简单，三间房子，院子也极小。但也因此，更让人对他的品格有了清晰的认识。其实当时他夫人温妮已经在附近建了一座更大更气派的房子，但曼德拉不愿意去。在他看来，“由于面积太大，费用太高，似乎也不适合一个人民的领导人居住。我尽可能地拒绝了那个建议，我不但要住在我的



位于索韦托的曼德拉故居外景

人民中间，而且还要像人民一样住下来”。

离开曼德拉故居，经过附近一所房子时，有人介绍说，这是南非黑人大主教图图的家。曼德拉199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图图198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如此简陋的街区里，一条街上出了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世界上也是罕见。

曼德拉执政后，着力推动种族和解和社会重建。新南非的官方语言达到11种，包括英语、阿非里卡语（南非荷兰语）、祖鲁语、科萨语及各主要部落语言，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就连南非的国歌也是用5种语言来演唱。当然，新南非最重要的变化是黑

人翻身做了主人。1994年以后的历任总统都是黑人，且都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

但是，公平并不立刻带来效率。在南非访问期间我们可以听到各种抱怨，抱怨经济发展缓慢，抱怨曼德拉执政后的南非从发达国家沦为发展中国家。民主并不立刻带来自由。在南非，高失业率和高犯罪率成为普遍现象，一些南非华人在与我们聊天时说，回到国内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在街头自由行走，特别是在深夜里随意出来吃夜宵。更重要的是，种族和解并不立刻带来国家认同。1994年前，黑人对国家政权缺乏认同；1994年后，白人对国家政权缺

乏认同，只不过是显性的种族分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隐性的种族分离。

在非国大执政后，政策中出现的一些失误、官员中出现的一些贪腐，特别是前总统祖马本人的各种“故事”，都饱受社会诟病。在我们访问期间，南非媒体铺天盖地地批评南非出现的大规模停电现象和国家电力公司Eskom（这家公司负责了南非95%以上的用电），并将矛头直指非国大政府。在访问南非最大传媒集团时，我发现其报纸的评论认为：自1994年非国大赢得大选以来，政府在各个公共服务领域极度缺乏技术、管理与知识。事实上，南非黑人政府执政能力上不去，已经逐渐在削弱曼德拉的光辉形象。

的确，曼德拉是属于南非的伟大传奇，但他只能完成属于他自己的那个时代的任务。追求自由的征途是漫长的，正如他自己出狱时所言，“我们还没有自由，我们仅仅是获得了要自由的自由”。

罗本岛上常年有风。但无论罗本岛的风吹向哪里，曼德拉始终保持了自己追求种族平等与自由的奋斗信念，直至走下小岛走出监狱，成为非常之时的非常之人。如果要以一句话来概括曼德拉，或许可以是：斗士之功，名士之风。■